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二十七回 癡婢悔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殷勤

話說癡珠，滿腔孤憤，從偷園上車，向秋心院趕來。時正黃昏，晚風刺骨，朔雪撲衣，好是一箭多地就到了。步入月亮門，跛腳和那小丫鬟，站在臺階上，將棉襖前襟接著雪花頑耍。瞥見癡珠，一個便打開南屋軟簾，一個跑入北屋告訴秋痕。

秋痕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好好天氣偏是不來，這樣大雪何苦出門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替癡珠卸下斗篷風帽，教小丫鬟取過鞋，換下濕靴。

癡珠見秋痕打個辮子，也不塗粉，卻自有天然丰致。身上穿件舊紡綢的羔皮短襖，青縐紗的棉褲。便攜著手，同入北屋。

覺得一陣陣梅花的香，撲入鼻孔，便說道：「梅花開麼？」秋痕道：「你回去那一天，就開了數枝。你怎的隔兩天竟不來呢？我又沒得人去瞧你。」癡珠道：「我為著差人回南邊去，忙了一日。第二日卻為游鶴仙自蒲關來了，他就住在李太太公館，我飯後去回看他，就給他兄妹留住，到三更天纔得回寓。今日清早要來看你，卻被小岑、劍秋絆住腳。吃過飯，正吩咐套車，紫滄又來，我祇得和他回到偷園。鶴唳風聲，天寒日短，我倒像個隋煬帝，汲汲顧景哩！」秋痕不語。

癡珠儘管向玻璃窗瞧著雪，望著院裏梅花，也不理會。忽聽得嘩喇一響，嚇了一跳。回頭見滿地殘羹冷炙，秋痕滿臉怒容，坐在方椅，祇是喘氣。兩個丫鬟和一個打雜，眼睜睜的瞧著。癡珠忙問道：「怎的？」

秋痕一言不發。打雜的說道：「我們好端端送飯上來，姑娘發氣，將端盤全行砸下。」癡珠便含笑說道：「不是姑娘發氣，是失手碰一下，你們不小心，天冷指僵，自然掀下地來。」打雜正要辯說，癡珠接著道：「如今不要多話。」就向四喜袋內，檢出一張錢鈔，付給打雜道：「這是兩弔錢，你替我辦幾味下酒的菜來，餘外的賞你。」那打雜，自然歡天喜地的買辦去了。

癡珠便教兩個丫鬟收拾，端出南屋，方來安慰秋痕。秋痕哭道：「我勸你狠著心丟了我，你不肯聽，給這一起沒良心的恁般輕慢！」癡珠一笑，末了說道：「如今我和你聚一天，便是樂一天，你體貼我這意思吧。」秋痕止住哭，癡珠倒傷心起來。秋痕十分憤懣，十分感激，就十分的密愛幽歡。正是：

白飛雪絮，紅閃風燈；香燼乍溫，茶筌微沸。羈壁馬於此鄉，合金蟲以為愛。春憑搗杵，弓任射沙。冰霧之怨何窮？秦絲之彈未已。蓮花出水，聲諧蓮子之心。梅影橫窗，悶入梅花之夢。

祇情分愈篤，風波愈多。第二日雪霽，癡珠去後，牛氏便進來。拿個竹筐，背著手，冷冷的笑道：「我們伺候不周，叫姑娘撇了酒菜！」就揚開手，打將下來。秋痕哭道：「你們一個月，得了人家幾多銀錢？端出那種飯菜，教我臉上怎的過得去？」

牛氏起先，不過給狗頭父子懲惡進來，展個威風。被秋痕衝撞了這些言語，倒惹起真氣來，喚進李裁縫，將秋痕皮襖剝下，亂打亂罵。秋痕到此，祇是咬牙，也不叫，也不哭。倒是跛腳過意不去，死命抱著竹筐，哀哀的哭。牛氏見秋痕倔強，跛腳糾纏，愈覺生氣，丟了竹筐，將手向秋痕身上亂擰，大嚷大鬧。總要秋痕求饒，纔肯放手。無奈秋痕硬不開口。跛腳哭聲愈高，牛氏嚷聲愈大，打雜們探頭探腦，又不敢進去。

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陡然有人打門進來，卻是李家左右鄰：一個賣酒的，這人綽號喚作酒鬼，性情懶惰，祇曉得喝酒。開個小酒店，人家賒欠的也懶去討，倒把點子家私，都賠在酒缸裏；一個開生肉舖的，這人綽號喚做癩太歲，性情爽直。最好管人家閑事，橫衝直蕩，全沒遮攔。當下跑入李家，癩太歲嚷道：「你們是個教坊人家，理當安靜。怎的今日大吵，明日大嚷？鬧出事來，不帶累街坊麼？」便奔入北屋，將牛氏扯開。酒鬼也跟著，責備了李裁縫一頓。

牛氏見是左右鄰，也不敢撒潑，祇說道：「人家管教兒女，犯不著驚動高鄰。」癩太歲嚷道：「你家十四夜鬧的事，對得人麼？弄出人命，我們還要陪你見官哩！」牛氏、李裁縫那裏還敢答應。倒是酒鬼拉著牛氏，到了客廳，癩太歲、李裁縫也都出來。

大家坐下，酒鬼將好言勸解牛氏一番。癩太歲還是氣忿忿的，帶罵帶說。李裁縫陪了許多小心，叫打雜遞上茶來，兩人喝了。癩太歲向著牛氏道：「不准再鬧！」方纔散去。

可憐秋痕，下床還沒三天，又受此一頓屈打！牛氏下半天氣平了，便怕秋痕尋死。又進來訴說了多少話，秋痕祇是不理。晚夕，逼著秋痕喝點稀飯，背後吩咐跛腳看守，就也自去吃煙了。

秋痕這一日，憤氣填胸，一點淚也沒有。和衣睡到三更後，一燈如豆，爐火不溫。好像窗外梅樹下，窸窣有聲，又像人歎氣。想道：「敢莫鬼來，叫我上弔麼？」因坐起來，將褲帶解下，向床楣上瞧一瞧。下床剔亮燈，將捲窗展開，望著梅花，默祝一番。

正跪床沿，懸下褲帶，突然背後有人攔腰抱住，哭道：「娘就捨得大家，怎的捨得韋老爺哩？」秋痕此刻雖不怕甚麼，卻也一跳，回頭見是跛腳。跛腳接著道：「你死了，還怕韋老爺要受媽的氣哩！」秋痕給跛腳提醒這一句，柔腸百轉，方覺一股刺骨的悲酸，非常沉痛，整整和跛腳對哭到天亮。這會周身纔曉得疼。打算癡珠今天必來。怕他見著難受，諄囑跛腳不要漏泄。安息一會，支撐下床。

挨至午後，癡珠來了，照常迎入。癡珠見秋痕面似梨花，朱脣淺淡。一雙嬌眼，腫得如櫻桃一般。便沉吟半晌，纔說道：「你又受氣？」秋痕忍不住，眼淚直流下來，說道：「沒有！」便拉著癡珠的手，坐在一凳，勉強含笑道：「你昨晚不來，我心上不知道怎樣難過，故此又哭得腫了。」

癡珠不信，秋痕便邀癡珠步入北院，玩賞殘雪新梅。就說道：

「繁枝容易紛紛落，嫩葉商量細細開。」癡珠接著道：

「東流水西飛燕，可惜春光不再見。」秋痕怔怔的說道：「怎的？」癡珠不答。

到得夜裏上床，癡珠瞧著秋痕身上許多傷痕，駭愕之至，亦憤痛之至。秋痕倒再三寬慰，總勸他以後不要常來。

次日就是三十，留癡珠敘了一日一夜。初一早，秋痕折下數枝半開梅花，遞給癡珠道：「給你十日消遣吧！」兩下硬著心腸，分手而去。

癡珠回寓，將梅花供在書案，黯然相對。初二靠晚，游鶴仙便衣探訪，癡珠纔到秋華堂來，坐至二更天走了。癡珠因約他明午便飯。

初三混了一日。初四午後，訪了鶴仙，三更多天回來。穆升回說：「留大老爺親自過來，請爺初七日公館過冬。」

看官：你道這一局為何而設呢？原來子善公館，是那賣酒、賣肉的主顧，跟班奶媽們都認得這兩人。

一日，談起李裁縫，癩太歲便將二十八日的事，告訴了子善跟班。因此子善前往探訪，見秋痕玉容憔悴，雲鬢蓬飛。說不出那一種可憐的模樣，就十分難過，和秋痕約下這局。癡珠不知。

到了一下鐘，催請來了，癡珠問：「有何客？」跟班回道：「通沒別客，聽說劉姑娘也來。」癡珠道：「那個劉姑娘？」跟班笑道：「不就是菜市街李家姑娘麼？」癡珠聽了，便說道：「我即刻就到。」接著吩咐套車。

恰好癡珠下車，秋痕正和晏太太、留太太請安下來，就坐癡珠身下。子秀笑道：「你兩人隔數天不見，何不開口談談？」秋痕眼皮一紅，瞧著瓶裏插的梅花，即說道：「談也是這樣，就如這梅花，已經折下來，插在瓶中還活得幾天呢？」子秀道：「花落重開，也是一樣，不過暫時落劫罷了。」秋痕道：「花落原會重開，人死可會重生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死了自然不能重生，卻是死了乾淨。最恨是不生不死，這纔難受。」癡珠說到這裏，不覺酸鼻。秋痕早淌下淚來。

子善便勸道：「今日請你們來，原為樂一天，而且係個佳節，何必說生說死，徒亂人意。」癡珠道：「著，著！說別話吧。」子秀因問起謾如江南情景，癡珠歎一口氣道：「他這回戰功原也不小，荷生營里接著南邊九月探報，也與謾如家信說的一樣。不曉

他怎樣得罪大帥，如今還擱著不奏。他前月來的信，說是要飭他到任，這會怕是到寶山去了。」秋痕道：「江南軍營，不用人打仗麼？」癡珠道：「百姓不管官府事，說他怎的？」

當下晏、留兩太太喚著秋痕上去，替他換個髻圍，是留太太親手扎的。又賞了手帕、手袖、脂粉等件。到秋痕下來，便入坐喝酒，上了大菜。

家人們掌上燈，子善道：「秋痕，你如今行個甚麼令？」秋痕瞧著癡珠道：「我那一夜要記芙蓉，你說是詩詞歌賦上多得很。我如今單用詞曲的芙蓉飛鶻，照讓如的令，兩人接吧。」癡珠道：「也還熱鬧，你說吧。」秋痕斟滿酒喝了，說道：「子善、癡珠接令：

陪得過風月主，芙蓉城遇晚書懷。」子善喝了酒，說道：「秋痕、子秀接令：

羞逞芙蓉嬌面。」癡珠喝了酒，說道：「子秀、子善接令：

草蒲團做不得芙蓉軟褥。」

秋痕道：「我再飛個芙蓉，是：

則怕芙蓉帳額寒凝綠。

子善、癡珠接令。」子秀道：「我飛個並蒂芙蓉吧。第一個是：

採芙蓉回生並載。

子善、癡珠接令。第二個是：

也要些鴛鴦被芙蓉妝。

癡珠、秋痕接令。」子善道：「不好，我竟要飛三句了，通說吧。人太少，我要自己喝酒了。第一句飛著癡珠、秋痕：

草床頭繡褥芙蓉。第二句第三句通是賓主對飲：

珠簾掩映芙蓉面。

人前怎解芙蓉扣。秋痕一杯，癡珠通共三杯，我兩杯。」癡珠道：「如今我說五句，秋痕說一句，收令吧。我五句是：

你出家芙蓉淡妝。

三千界芙蓉裝艷。

芙蓉冠帔，短髮難簪繫。

香津微口，碧花凝唾；芙蓉暗笑，碧雲偷破。

好男兒芙蓉俊姿。」秋痕道：「癡珠怎的說五句，通是自己喝？又累我喝兩杯，卻不給子秀的酒？」癡珠笑道：「我要多喝子善的酒，不好麼？」

於是癡珠喝了五杯，子善喝了三杯，秋痕喝了兩杯。秋痕道：「我給子秀一杯酒喝，子善陪一杯：

恨匆匆萍蹤浪影，風剪了玉芙蓉。」癡珠瞧了秋痕一眼，也不言語。子秀、子善喝了酒，讓癡珠、秋痕吃些菜。

祇見老媽，領著子善的三少爺，抱個腰鼓出來。癡珠、秋痕都抓些果品，和孩子說笑。子善瞧著鼓，笑道：「我們何不行個擊鼓傳花的令？」癡珠道：「這更熱鬧。」秋痕道：「傳著的，喝了酒，也說句詞曲，纔有趣。」就向炕几花瓶取出一枝梅花，說道：「就說『梅』字何如？」大家說：「好！」子善道：「教誰掌鼓？」癡珠道：「就屈你今郎，做個司鼓吏，好麼？」子秀道：「好極！」

於是子善喚老媽引孩子到裏間打起鼓，席上傳花。輪有三遍，傳到子善，鼓卻住了。子善喝酒，說個「梅」字，是：

「敢柳和梅，有些瓜葛？」說完，起鼓。輪有一遍，到秋痕鼓就歇了。秋痕喝酒，說道：

「立多時，細雨梅花落香雪。」

子善又教起鼓。這回輪有五遍，秋痕將花傳向子秀，子秀未接，鼓卻住了。秋痕便說子秀故意不接，要罰子秀。子秀道：「我正要接，鼓聲已停，怨不得我。」大家都說：「該是秋痕。」秋痕祇得喝酒，說道：

「前夜燈花，今日梅花。」說完，鼓聲闐然，輪有兩遍，秋痕剛從癡珠手裏接過，鼓又停了。大家大笑。秋痕著了急，說道：「怎的三少爺？祇叫我一個人喝酒？」祇得說道：

「俺向這地折裏梅根進。」

第五回輪到癡珠，癡珠說的是：

「偏似他翠袖臨風慘落梅。」第六回又輪到秋痕，秋痕說的是：

「向迴廊月下，閑嗅著小梅花。」第七回又輪著子善，子善說的是：

「簪掛在梅梢月。」第八回又輪著癡珠，癡珠說的是：

「手拈玉梅低說。」第九回又輪著秋痕，秋痕笑道：「今天真教我喝得醉倒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替你喝酒，你說。」秋痕說道：

「紙帳梅花獨自眠。」第十回又輪到癡珠，秋痕將手向癡珠酒杯一搶，覺不大熱，便對些熱酒，夾一片冬筍給癡珠。癡珠說道：

「他青梅在手詩吟哦。」到了第十一回纔輪到子秀。子秀說的是：

「畫角老梅吹晚。」

癡珠瞧著秋痕腕上的錶，說道：「一下鐘了，已經輪到子秀，收令吧。」秋痕向子秀道：「今日便宜了你。」子秀笑道：「我要酒喝，人家不給我喝，這也是沒法的事。」癡珠道：「今日也還樂。」秋痕歎口氣道：「這叫作黃連_模尾彈琵琶，苦中作樂。」

癡珠默然，隨說道：「我祇是得過且過，得樂且樂。」秋痕用些稀飯，大家散坐。

癡珠洗漱後，喝幾口茶，到書案上檢張詩箋，教秋痕磨墨，提筆寫道：《即席賦謝》。子秀、子善都圍著看，祇見癡珠歪歪斜斜寫道：

聚首天涯亦夙因，判年款洽見情真。

綺懷對燭難勝醉，旅邸登盤枉借春。

綠酒紅燈如此夜，青衫翠鬢可憐人。

使君高義雲天薄，還我雙雙自在身。末書「子善刺史祭正。癡珠醉筆。」子善含笑致謝秋痕道：「『借春』二字，有現成麼？」癡珠道：「《歲時記》：『冬至賜百官辛盤，謂之借春。』」說畢，喝了茶。便將車先送秋痕，復坐一回，然後回寓。正是：

秋鳥號寒，春蠶作繭。

破涕為歡，機乃一轉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